深藍 ■菊子

二千年春天，毛毛細雨的午后，一杯咖啡，伴著我。

不是巴黎塞納河畔，亦非關寧靜的感官，速食的味覺與喧鬧的人聲鼎沸，充塞了小小的立方。人們是悠閒的嗎？有人沉思、有人專注、話多的人開開閤閤的嘴，未嘗停過。

後現代的解離，在音樂、藝術與文學中，表露無遺。存在主義聲嘶力竭，人們活在當下、享受當下，卻又迷失在當下！什麼是真正的存在？我在看著永遠看不完的Paper，你在說著永遠不可能兌現的情話，他在虛擬的空間裡尋一個真實的未來……。

是不是，是不是當人們再也不靜止下來，看看自己、看看他人與世界時，這一切就成了繼續不斷的落失呢？當我以為找到了真我，真我卻又慢慢的死去。艾茉莉的淡水小鎮，隨著時光，消逝。

四月天裡的人間細雨，該是個美好而詩意的節氣。怎麼會、怎麼該被困在這不見天日的四方城？用我的思想同你換一副羽翼，用我的情感跟你換一刻自由，讓我得以尋覓一個牧童，遙指杏花村的悠哉。